

# 想起梁晓声

叶稚珊

我和梁晓声并没有很熟悉,不敢说“我的朋友梁晓声……”,只是私人和工作关系打过一些交道,但也不像完全的作家和读者那样拘谨和陌生。近来收拾照片,偶然见到一张他和城北勾肩搭背笑得极自然的照片,背面标着是在某年在作家林植树;另有一张背景是崇山溪流,我坐在一块大岩石上,他则背侧面的谈话照,表情颇为严肃。应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贵州某地的开会间隙。

近来根据晓声作品改编的《人世间》热映,反映强烈甚至火爆。我则因先生刚去世不久,完全沉浸于对往事的回忆中,沉痛得不能自拔。但感谢晓声,感谢晓声的作品、感谢他经历过并表达出的苦难,使我从个人的苦痛中解脱而有抬头望向人世的愿望,从“我”看向“我们”,从深浸在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生死聚散,看到他人的悲苦、时代的重负和人世间的大爱。

我的工作和晓声有些

作家陈伯吹是我寄爹的世交好朋友,他常来寄爹家。寄爹有十个子女,我们姐妹兄弟都尊称陈伯吹为伯吹娘舅。寄爹曹者禄“文革”前是黄浦区人大代表,黄浦区衣着鞋帽业公司资方经理,在工商界颇有威望。十个子女中长者都已经大学毕业,分配到外地工作,所以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我经常去寄爹家看望,因此更多接触到伯吹娘舅。那时候我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上班,见面时当然会商讨怎么渡过难关,我也会帮他们两位出点主意,有时候还要商讨怎样写“检讨”或表态之类的鬼文章。好在两位平时作风谦虚,与人为善,受罪不是很多。寄爹曹者禄因为人缘好,造反派和保皇派头头都偷偷保护他,假如晚上有什么批斗会,就私下通知他快回家,不要留在这里露脸。因为要写一点所谓“交待”的文章,伯吹娘舅多次讲述他早期在家乡宝山参加革命活动的往事,我知道他一向思想进步有正义感,为人仗义,乐于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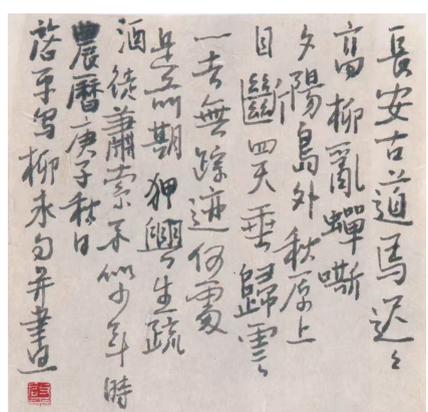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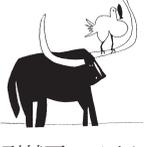
伯吹娘舅爱护年轻人,对我们小辈非常和气亲切,就像对待他的同辈那么客客气气。我们小辈对伯吹娘舅也很崇敬,可是,他的形象颇似乡下土老儿,瘦瘦小小头发少,穿着一件半旧不新的中山装,一口宝山口音的上海话,朴厚和善很像个老农民。我曾经想过,伯吹娘舅走在马路上,不会有人相信他是大学问家,精通国学、外语,熟知各门自然科学,几乎什么都懂。

当时我对伯吹娘舅还有一个印象,觉得他小气。他来看望寄爹,有时也会带来一点东西。有一次我看到他手提着一个很小的纸袋给寄爹,说走过淮海路看到有兔肉,特地买了给寄爹尝尝味道。寄爹猜出我在想什么,等伯吹娘舅走后,就对我说:伯吹娘舅拿来这点东西,是他的心意,他平时节俭吝啬,粗茶淡饭,淡泊名利,绝不贪图享受,从不喜欢摆阔。我们是君子之交,不是酒肉朋友。若干年以后,为新疆救灾,伯吹娘舅捐了几千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捐款。报纸报道后,很多人赞赏陈伯吹气度不凡。

以上叙说的都是五十五年以前的事,陈果应该也有六十了吧!回忆起来一切历历在目,尤其是伯吹娘舅的形象,还是那么鲜明难忘。

联系,大约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我们每个季度都有一次外出开会的机会,天南地北,每次不同的城市。北京的几个同志在首都机场聚齐,无论是在贵宾休息厅还是在普通候机大厅,只有晓声从不用拉杆箱,从不西装笔挺,他拿一个本白色最普通的超市赠送的布袋,没有杂物,里面放一个一看便知用了不短时间的枕头,另一个护颈的圆枕提在手里或干脆架在脖子上。他的衣着无论在什么场合,总给人一种过时或落伍的感觉。那第一粒纽扣永远都紧扣的衬衫和外套,不潇洒!头发僵硬得竖起,目光坚毅冷峻,和柔声细语一字一顿讲话的气质不符。几乎同时代由非人境遇中活过来的张贤亮,总是时尚的西装,烫帖的发型,自带贵气的身形。相信,人无论经历过怎样的顺境和不堪,原生家庭的印记如影随形。

在《人世间》之前,我对他的身世和过往稍有了解,一是通过宗江老师,知道他从复旦毕业后第一次进京,手边只有十几元钱,食宿无着,贸然求救于



## 长安古道

(纸本水墨)

余启平

素昧平生的宗江老师。顶顶善良的阮若珊老师和宗江善待并保护了他的自尊!日后他成为大作家,也在书中记下了这一往事,充满感激。

另外的风靡一时的知青作品,没有看过原著的也一定看过影视,我插在陕西,又很快就因病转到了父母所在的河南化工部五七干校,虽也有艰辛蹉跎,但没有经过“暴风雪”的严酷的磨难摧残。因此对他作品中种种困苦,几乎想象不出是他这样一个谈吐斯文的人亲身经历过的。说回后来我们工作中的联系,会议当然是多为探讨学习,虚实结合,不温不火,轻松无压力,所住酒店当然是当地条件最好的,因而会上会下同是一个系统的新老朋友相聚,没有身份、级别的拘束。虽不是文艺青年,我们几个和晓声年龄大小相



仿的自然不会错过和他交流的机会,那不是追星,完全是朋友间的交谈。尤其是晚饭后,我和另一位对“卡拉”和游泳娱乐没有兴趣的朋友常打电话求见,他总是温和甚至亲切地欢迎。我们则有时会赖到更深半夜。在那里,他娓娓讲述他的出生环境和家族成员,深情、真诚有些沉重。同在一个大时代,我所经历的和相比简直可以说是“平顺”,那时我就看到了“人世间”的一小角,但只觉得那是属于梁晓声和他的家族,抑或说属于他所依存的阶层的“人世间”。我的出身经历和目光所限,完全没有能力解读到那是一个大时代的缩影。我以自己的情调去感受“十年见不到父亲”“七年见不到母亲”的锥心之痛,感叹以外是完全无法理解其中深刻的社会意义。记得那時候我和同去的朋友的共同感受首先是“心疼”,觉得他是不堪重负的,重压伤及了他的颈椎和整个身心。

曾经,去采访一位知名女企业家,她说到创业阶段的各种问题与千辛万苦。问她:那你晚上睡得着觉吗?她答:我是碰到问题先睡觉,睡醒了再解决问题。工作最紧张的时候,她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老祖宗的这句话,或许也可以改写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赐其好睡眠。”

同事首席记者华心怡在写到打破速度滑冰男子500米赛道奥运会纪录夺冠的高亭宇时说:“高亭宇出了名地爱睡觉,他说自己因为失眠,决赛前才睡了9小时,真真是连睡觉都睡不过他。”

睡得少和睡得多,异禀造就神人。

大学时代的闺蜜,年纪很轻时就说过,人生有三样事情最是开心:睡觉,吃东西,洗澡。许多精彩的名人名言随年纪的上升渐次遗忘,许多的励志真经看了像没看到。闺蜜少小时的“童言无

忌”,却几十年记得清清楚楚。失眠没有什么可怕的,除了睡觉,还有两样开心的事情,这两样事情,你就是不识字,也做得来。你又吃又洗,说不定,你就能睡好了。

每个人身体里都有快乐的密码,这是上苍的赐予。失恋了睡不着,工作有压力睡不着,更年期睡不着,都正常着呢。要允许身体有自己的调度。把身体看成一个个客体,友爱它,信任它,或者帮助它,你就对得住这一段生命。

我有一般人的通病,每到一陌生之所,第一晚会难以入眠。2小时3小时,挨不过,吃颗安眠药。和房间一起去国外旅游,住一个酒店,还没有说上几句话,她已经鼾声四起。同是一样的父母所生,但是体质截然不同。适才还在议论电视剧的剧情,不期然下秒她已经入定安睡。老母亲对我们姐俩回忆她曾

## 睡眠是首乐曲

南妮

保健药放在我的桌子上,说,她妈妈也睡眠不好。虽然药片最终也没有吃,但是好温暖好感动。她妈妈应该大不了我几岁。“你的问题,我妈妈也有。”——她给予安慰你的体恤信息与实物支撑。她的善心与体贴,跟她在部门里低调谦虚的风格既不同又相同。“一个内秀的女生。”

我们生命的三分之一都是在床上过的,网上讨论正常的睡眠应该是几个小时,是8小时,还是6至8小时;关于失眠的药方一个接着一个。“睡眠是首乐曲”——它既然是老天给予我们的礼物。有时候它是一首小夜曲,宁静安谧。有时候它是交响乐,宏大深沉。有时候它是进行曲,一气呵成。有时候它又是歌剧,委婉咏叹。相信自然,相信自己:在潜意识里,夜行的你像白天一样精彩。

《灯夜二首》:“画幅超山一树开,连绵春雨过江来。然灯今是元宵夜,一阙梅词进一杯。”“萧萧班马少人催,驿酒送梅梅折回。百姓今逢点灯夜,东风吹雨梦成堆。”

元宵夜,看见友人一幅梅花图,画的是超山梅花。满纸清气,漫过了春申江,真切地到得眼前来。

自从认了自己是个读书人,梅花时在左右。也不知梅花修过几世,竟是这么清逸高洁,直教人可以长久追慕的样子。春天来临了,梅花还在。好花枝,有自己的经纬,和周遭不言说,就着自己的样子,开怀怒放。这世上所有的花,除了雪花,也就梅花清绝、无所旁骛。任是境况料峭,一个心思开着,漫无边际。这就是梅花、传说和梦想中的梅花,读书人谨记、以至景仰的梅花。

超山是吴昌硕的家乡,超山梅花是他画的出处。诗书画印,其中画是他最晚涉及的。如果他的家乡没有超山梅花,很难想象他会画画,也很难想象他的画可以成立、可以那么好。梅花是什么?就画家而言,梅花就是线条。这世上所有的花,只有梅花呈现的线条,万千刻画,难以言说。实在无法料想,梅花怎么就参透了中国画的妙处?我曾在一个下午,一个人静赏超山梅花。我被征服了。我料想,吴昌硕先前也是被超山梅花征服的。超山梅花的撩拨了他的雄心,让他好些年潜藏的花一样的恣意,还有足以刻溯高古的心力,迸发了出来。也因此觉得,画梅花,学吴昌硕,不如到超山,学

无论电脑普及到什么程度,却没有任何人能说动梁晓声换笔。他固执拗地手写,出于敬重,更多是出于“心疼”,我们在有限的范围内为他打掩护,让他在吃住不愁的会议期间能腾出一些时间写作。为他收集可能被浪费掉的大好纸张,为他收集会议上取之不尽的铅笔,削好,一大捆送去。

我曾开玩笑地威胁过他,“梁晓声,你出了新书只要不送给我,我就去买盗版。”当然是玩笑,但我还是及时且认真地读了他的除影视剧之外的作品:《我和我的命》《我们如此相爱》……不知是因为曾就读于复旦大学,还是骨子里就深潜着作家的基因,作品中能看出他深受十八十九世纪启蒙运动思想文化和外国经典名著的影响,作品中流露出的人文、人道和理想主义情绪,

一学梅花。超山梅花,足以为人师表。还要说到的,是龚自珍的《病梅馆记》,了不得。病梅,不足为训。病态美,不足为训。即使病态是一种美,在梅花也是多余的。梅花的美,一开始就走过了病态美。或者说,病态美,对梅花而言,到底是不在话下的。

在这元宵夜,见到了梅花图,情不自禁,想写梅花诗。

儿时元宵,年年在豫园九曲桥边。一班青梅竹马,一队兔子灯,绕着曲折小巷,跌跌撞撞游行,大呼小叫,开心非常。算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这日子,回不去了。后来长成了,浪迹天涯。那年在灞桥边对酒,也是正月十五,倚窗可见曲江灯火。趁着酒兴,合伙画几枝梅花,题一些醉话,分送别处各自心念之人,所谓寄远吧。还有邓尉看梅,也逢元宵。那天夕阳在山,入春梅花,也足观。落笔写了:“望中一点朱唇冷,始信梅花有怒容”,奉赠故人。这位故人曾来邓尉看梅,不料想梅花数度爽约,半数未开。

这会儿又是元宵夜了。我在家,九峰之麓。元宵还是吃的。灯火也是有。隔岸的烟火,很灿烂。六十年前的兔子灯,依稀可见,还有入春的梅花。

这晚,还有些雨丝,凉凉的,清新可人。湖边走走,感觉旧事不旧,近日不近。所有的日子,所有的元宵夜,都缠在了一起。思绪是画,每一笔无所谓先后。思绪是梅花,所有的枝桠,都是豁然开张,无所谓枯荣。这会儿的元宵夜,所有的梦忆,一下子都醒了过来。

## 我见过的音乐家

任溶溶

音乐家难得看到,我可是很幸运,看到过一些,其中一位是何士德。

何士德,新四军军歌的曲作者。我在苏北新四军时,他在皖南新四军。后来皖南新四军与苏北新四军合算,他到苏北来,我就看到了他。

那天晚上开联欢会,苏北新四军欢迎皖南新四军,何士德同志来了,还有项英同志的夫人等人。

何士德同志是广东人,说话一口广东口音,他当堂唱他从皖南到苏北来的路上创作的曲子《过长江》,歌中的“午”字,他唱成ng,而不是wu。苏北新四军每次开联欢会都能看到他为乐队指挥。建国初何士德同志给电影《解放了的中国》作曲得奖,他把奖金全支援了抗美援朝。

尤其是对人性善恶鲜明的抑扬立场和几乎每部作品中都存在的深刻的爱情的悲剧,都可以若隐若现地看到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屠格涅夫、狄更斯的作品和思想曾怎样在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庭出身的作家心里留下的深深的烙印。细

读晓声的作品,从文字和语言风格上也可以捕捉到这种痕迹,无论是描述底层极寒苦、受侮辱与损害的人和肮脏龌龊的环境,他的文字中都潜藏着一种自尊的“贵气”——文字的“贵”,格调的“贵”。

与他的交谈同样有这种体会,他规矩、礼貌、得体有度,认真专注,丝毫没有痞气和一丝粗鄙。

晓声的感情生活干净的近乎“贫瘠”,他的理性使他选择的婚姻定位准确——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我们曾私下八卦:下笔细腻才子作家,应有位林下风致,咏絮之才的多情美眷相伴,极美,极雅!或应是约翰克列斯朵夫中的“弥娜”,或是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基蒂”。都不是,适合晓声的是这位安心持家育子,容得下丈夫写作起来忘乎所以“目中无人”;容得下丈夫将心血所得的收入赡养父母、照顾精神残疾的哥哥的终身、资助弟弟妹妹甚或是他们的后代;容得下丈夫为了写作免打常常要“独居”。这位可敬而默默无闻的妻子应该也是幸福的:梁晓声一生只做一件事:写作;一生只爱一个人:焦丹。

## 十日谈

春眠不觉晓

责编:吴南瑶

长夜从来“慢”,眼睛一闭,眼睛一睁,快得很,又是新的一天。